

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的居住条件才得以改善。水电通上了，“滚地龙”消失了，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、瓦房。然而，这里仍是出名的“下只角”。

“三湾一弄”的大变样，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。劳动人民地位提高了，手头闲钱多了，棚户区的居民想要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改善住房。“滚地龙”逐渐消失了，草屋拆掉盖起了土房、瓦房，还有人家开始建造二层楼房。不过，由于都是各自为政，这一阶段的住房改建大多为“违章搭建”，房屋和房屋之间显得格外拥挤。因此，“三湾一弄”的住房条件仍然十分落后。“房间里，放一张钢丝床，一个五斗橱，就塞满了，基本没法走路了”。于是，很多居民到了夏天，就拿张躺椅到苏州河边找个地方睡一晚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苏州河两岸的居民和来往船只将垃圾、废物抛弃于河内、堆积于河边，苏州河上经常可见大量的污物随河漂浮，流向各处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沿岸的工厂向苏州河排放大量的废水、废物、废气，终致河水发黑变臭。

李思源在《苏州河奏鸣曲》中回忆道，当1964年他跨过苏州河去一所中学报到时，“沿碎石铺就的光复西路一脚高一脚低地向中山北路走去，平行的苏州河上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，毗邻工厂里哗哗排出的污水冲击着河上漂浮的瓜皮和垃圾。漆黑的河面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驳船，船上炊烟袅袅，婴儿的尿布和换洗的衣服像万国旗似的迎风招展”。

在当年，李思源的学生都来自苏州河畔的“三湾一弄”，学费是每学期12元，可每年一个班级里都有约四分之一的学生符合减免的标准，还有不少的学生符合分期缴纳的条件。“有一年一个学生的奶奶来找我：请我帮忙反映一下，把分二期改为分三期，白发苍苍的她向我拱着手嗫嚅低语眼里噙着泪花，而我却难过得号啕大哭了起来。”

从王家宅、建民村到后浜，李思源走访过上千个学生家庭，发现百分之七十的人家住的是自己搭建的板房、草屋。用数年的精力自己敲煤渣砖而盖起的小楼房都会引人羡慕，而棉纺系统“自建公助”的工房就相当于今天的别墅了。学生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务：到水站去排队挑水，做煤饼、敲煤渣砖是极平常的事。

1998年，潭子湾、潘家湾和王家宅被称为“两湾一宅”的



苏州河边早已大变样，长大的孩子们如今在何方？摄影/陆元敏

动迁改造终于启动。这是上个世纪末“365”旧区改造重大民生工程里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——这里住有一万多户居民、147家企事业单位。1999年底，中远两湾城的兴建工程打下了第一根桩。

薛理勇指出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中远两湾城”保留了潭子湾、潘家湾的历史地名。不过，这里原来有的“潭子湾路”和“潘家湾路”被注销，新建设的一条路，重新取名为“清水湾路”。

至此，“三湾一弄”成为历史，曾经的苏州河棚户区居民也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。

## 心动苏州河

《心动苏州河》的作者潘真，和苏州河的缘分始于70年代初。当时她被父母放在北京东路432号景楼大楼顶层的幼儿园里上全托，每天都在苏州河的汽笛声中醒来和入睡。年幼的潘真无忧无虑，有的是时间趴在北边的窗台上，朝下面望野眼：城市灰蒙蒙的，能见度很低，但看得到小小的轮船，很多时候还是一长串拖轮，“突突突突”慢慢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。

随后若干年，潘真和苏州河的缘分淡了。直到2006年开始写作“心动苏州河”的专栏文章时，她才重拾儿时的记忆，并更加关注苏州河两岸的人的故事。

这里原来有的“潭子湾路”和“潘家湾路”被注销，**新建设的一条路，重新取名为“清水湾路”。**